

郭老与儿童文学



74.5.27.1

郭老与儿童

文学



邓牛顿 匡寿祥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郭老与儿童文学

邓牛顿 匡寿祥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 7.75印张 122千字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统一书号 R10105·53 定价 0.62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辑录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一九一九年以来，关于儿童文学和少年儿童教育的作品、讲话、题辞共七十篇，充分地表现了郭老是如何热情地倡导儿童文学以及他对儿童文学创作和少年儿童教育的卓越见解，是一份可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在春天抢着播种》一文，回顾和论述了郭老为儿童文学事业所作的贡献。





目 录

在春天抢着播种

——郭老对儿童文学事业的贡献

· · · · · 邓牛顿 (1)

新月与晴海 · · · · · (18)

抱和儿浴博多湾中 · · · · · (19)

两对儿女 · · · · · (20)

黎明 · · · · · (22)

光海 · · · · · (30)

孤寂的儿 · · · · · (34)

儿童文学之管见 · · · · · (35)

新月 · · · · · (44)

天上的市街 · · · · · (45)

暗夜 · · · · · (47)

两个大星 · · · · · (48)

广寒宫 · · · · · (50)

自然 · · · · · (65)

一只手 · · · · · (66)

双鲤鱼 · · · · · (106)

日本的儿童 · · · · · (115)

在八路军办事处欢迎孩子剧团会上的讲话	(117)
题赠“孩子剧团”	(118)
我们大人们，学学孩子吧！	(119)
为《少年先锋》题词	(121)
惨目吟	(122)
大人物与小朋友	(123)
七七幼稚园歌	(124)
满天星	(125)
燕老鼠	(127)
鸡公是号兵	(128)
致木刻工作者	(129)
由葛录亚想到夏完淳	(131)
牧童与水牛唱和	(138)
崇德小学校歌	(139)
本质的文学	(140)
题幼女图	(142)
哭扬眉	(143)
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	(144)
黄热病的故事	(150)
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	(153)
“六一”颂	(155)
为小朋友写作	(157)
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屈原	(161)
向儿童献花	(166)

献给儿童节的礼物	(167)
爱护新鲜的生命	(169)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175)
给少年先锋队队员们的一封信	(177)
玛娜娜	(180)
青年与春天	(188)
孩子们的衷心话	(189)
爱护新生代的嫩苗	(192)
请为少年儿童写作	(197)
永远的春天	(202)
红旗迎风飘	(204)
有生命的宝贝	(206)
在张家口迎儿童节	(208)
小时好	(209)
读了《孩子的诗》	(211)
小朋友，你们好！	(214)
赞安业民烈士	(215)
刘胡兰赞	(218)
《科学家谈21世纪》题辞	(219)
读好书	(221)
人人学习杜凤瑞	(224)
诗歌的萌芽	(226)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给全国少年的题词	(227)
玉兰和红杏	(228)

为《人民教育》题词	(230)
把笑声响彻全宇宙	(231)
长远保持儿童时代的精神	(233)
红领巾的祈愿	(236)
雷锋式的红色少年	(238)
红领巾的宣誓	(240)
后记	邓牛顿 匡寿祥 (242)

在春天抢着播种

——郭老对儿童文学事业的贡献

邓牛顿

一八九二年阴历九月二十七日，四川省乐山县大渡河边一个叫沙湾的小镇上的一个地主家庭里，诞生了一个婴儿。他的父辈用他们剥削得来的劳动人民的血汗哺养着他，用他们传统的封建宗族的思想教育着他。很显然，他们想要按照封建地主阶级的模式把他培养成自己阶级的继承人。

但是，这个孩子是幸运的。小镇上地主庭院的墙垣，并没有隔断他同周围社会的联系。当他跨出封建家庭的门槛，走到小镇的街上，放眼镇子四周破落的农舍，他就看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贫苦的农民的糟糠一般的生活。跟他同时诞生的孩子，当然不会象他这样的饱暖自如；跟他一起长大的少年，有的甚至被生活所迫走上了劫富济贫的道路。是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把他，这个地主阶级的儿子，驱赶到了

周围的“野孩子”中间。这些小伙伴，给了他最原始的思想启蒙。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一时代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激流，把他冲到了革命的洪波之中。于是，他逐渐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迎着时代革命的暴风雨，不断地成长。他参加到了劳动阶级的行列中间，要为劳动者，为他们的后代，为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的幸福和未来斗争、呐喊。

他，就是我们熟悉的郭老。

—

“儿童文学的提倡对于我国社会和国民，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药”，“人的根本改造应当从儿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着手。”（《沫若文集》第10卷第148—149页）郭老从他从事文学活动开始，就十分重视儿童文学、强调儿童文艺对于整个社会改造的重要作用。

郭老的这种认识，同他在童年、少年时代的亲身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小的时候，流传在民间的那些儿歌童谣，给他以启蒙的知识，初步的教养。“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

“月儿光光，下河洗衣裳，洗得白白净净，拿给哥哥穿起上学堂。”这些优美的歌谣，不仅愉悦着他的身

心，而且唤起他对宇宙世界的无限美妙的想象，对自然界、天国的无比热情的向往。但是另一方面，封建阶级诗云子曰的教育，却紧紧地禁锢着他幼小的心灵。在旧式私塾中，在所谓新学堂里，他对顽固地坚持封建旧学的遗老遗少，进行了勇敢的反抗。至今保存在他家乡乐山县文物保管部门的一张当年嘉定县立中学堂的成绩单，他的各门功课均在九十分以上，惟独所谓“修身”不及格，这就是封建旧教育制度摧残儿童和郭老少年时代与之倔强抗争的历史见证。

郭老正是从这种切身的体会中，懂得了儿童教育、特别是儿童艺术教育，对人类未来，对祖国明天的深远影响。因此，他不但热情地倡导儿童文学，而且身体力行，积极努力从事儿童文学创作。

《女神》时代的郭老，写作了儿歌、儿童诗、儿童歌舞剧。他第一次印成铅字发表的作品，就是儿童诗《抱和儿浴博多湾中》，登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这首诗，表现父子两代人在大海中同浴时的欢乐情景，以父亲的口吻，亲切地指引孩子观看大自然的秀美景色：夕阳、大海、远山，诚挚地祈愿孩子的身心象海一样的光洁，山一样的清疏。在诗人的笔下，大海如镜新磨，远山似人罩着纱罗，生动的比喻，恰切的拟人化手法，

特别是父亲对孩子亲昵的口吻，使得这首诗具有着浓烈的儿童生活情趣。《黎明》是五四时代创作的一个优美的儿童歌舞剧。这个诗剧，《女神》集子中没有收录。作者曾说，它被忘却在时间的大海里了。直到去年，将近六十年后，我才把它重新抄录下来，寄付发表，让新中国的青少年得以阅读这首热情洋溢的欢呼祖国黎明的颂歌（诗剧原载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时事新报·学灯》，复载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诗剧中塑造的那先觉儿女的形象，显然是五四时代革命先锋战士的象征。他们在黎明的曙光中，迎着初升的太阳，载歌载舞，热烈地欢呼祖国的新生，他们自己的新生。尤其可贵的是，他们自己解放了，并没有忘记还坐着囚笼、藏在幽宫的失去自由的兄弟姐妹，努力地促使他们警醒，快冲出幽宫，快打破囚笼，一同来祝天地的新生，祝海日的新造。先觉者启发后觉者，呼唤后觉者，一起将幽囚了他们几千年，束缚了他们几万重的囚笼幽宫抛弃，让它们永远沉入历史的海底。这首诗，音韵和谐，节奏鲜明，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充分地表现了五四时代革命先锋战士们弃旧迎新、高昂激越的战斗诗情。

五四革命高潮以后，郭老总结了包括自己作品在

内的儿童文艺创作经验，以《儿童文学之管见》（《沫若文集》第十卷）为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关于儿童文学创作的主张。他指出，儿童文学不能是些干燥辛刻的教训文字，不能是些平板浅薄的通俗文字，更不能是些鬼画桃符的妖怪文字。他要求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都要用“儿童本位”的文字，以儿童心理为主体，反映儿童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这同鲁迅曾经说过的，“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的主张，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只有承认儿童独特的心理活动特征，重视儿童文艺在反映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特点，才有可能使儿童文艺作品为孩子们所容易理解和乐于接受。早在半个世纪以前，郭老发表的这些关于儿童文学创作的见解，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郭老在这篇文章中，还就如何收集、创作和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对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可说是倾尽了热诚和心力。

二

当然，作为新文学的一翼的儿童文学，在五四时代还处在萌芽阶段。作品不多，并且大多是在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创作的。郭老的《黎明》等作

品，所表现的对未来的向往，也还属于革命民主主义的范畴之中，其头脑中理想的画图显然是相当朦胧的。只有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儿童文学才同整个新文学运动一样，逐渐地发展壮大起来。郭老的儿童文学创作也是这样。《星空》时代，他写作了较多的儿童诗，如《天上的市街》、《新月》、《两个大星》以及童话剧《广寒宫》等，在孩子们面前，展现出了美丽的星月世界，让他（她）们飞翔起想象的羽翼，到缥缈无际的天国中去漫游。尽管现实生活中孩子的父母常常食宿无依，内心屡积殷忧，但诗人还是努力到天上的世界中去寻求一线希望，去创造一烛光明，以慰藉自己和那些星月般明洁的下一代。二十年代中期，他在创造社的文学革命活动中，虽说只有少数的小说创作，涉及到孩子们的的生活，但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有了明显的增长。作品表现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中，父辈们生活无着，孩子们只好跟随着父母到处飘泊转徙。他们的童年，就是连到上海外滩公园看月蚀的自由也没有，因为公园的门口，帝国主义者公然挂上了“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月蚀》）。那时节，祖国母亲啊，只有含着眼泪让自己的孩子们过着这种屈辱苦难的生活。

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祖国大地上

革命的星火在逐渐燎原。父辈们在抗争，孩子们也在抗争。……郭老他自己就亲手拿起枪杆，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而且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又拿起笔来写作，描写工人阶级的战斗生活，激励工农大众不屈不挠地继续斗争。一九二七年十月，郭老在被蒋介石通缉的情况下，蛰居上海创作了有名的短篇小说《一只手》（《沫若文集》第五卷）。《一只手》反映的是童工小普罗的苦难史实和工人们的觉醒。小普罗最后终于牺牲了，工人们为这位小战士建造了一座纪念塔，塔顶上一个红色的铁拳向天空伸出，小普罗的英雄形象激励着人们继续为工人阶级世世代代的解放事业而战斗。作品充满了革命理想主义的色彩：我国工人阶级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暂时还不可能实现的从资本家手中夺取政权的理想，却已经在这篇作品实现了，这显然是作者那时的政治理想的一种体现。郭老写作《一只手》的时候，已经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所以在文学创作中能够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反映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一只手》在思想内容上，已经属于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的创作，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无产阶级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在艺术上，这篇作品还比较粗糙。理论方面的抽象说教超过了形象方面的具体描